

馮玉祥與西北軍(一)

王禹廷

西北軍事史話之七

民初歷史上的怪人

民國初年，由馮玉祥一手編練統率的那支軍隊，本來出自北洋陸軍的嫡系，是不折不扣的北洋正規部隊，民國十三年十月，發動首都革命後，改稱國民軍。十四年一月，馮玉祥出任西北邊防督辦，遂被人稱為西北軍，十六年會師北伐，與由粵北伐的大軍統稱為國民革命軍，雖然經過這樣的幾次改變，但一般都稱它為西北軍了。這支軍隊，曾經幾次進入西北，尤其當它兵力最盛，稱雄中原的時候，是以西北各省區為根據地。因此，在敘述西北軍事史話時，自然而然的要把它列入，而且應該居於重要的地位。

馮玉祥在民國初年的歷史上，確實是一位怪人。他原是清末淮軍中的一個大兵，由於勤勞努力，逐漸出人頭地，從傾向革命而參加革命，歷任國民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陸軍一級上將，戰區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北伐初期雖曾有過貢獻，但也發生了不利影響。他一生標新善變，多彩多姿，最後身死異域，死因不明。綜論其功過是非，現在似尚非其時。但近年有人衡論北洋軍閥的人物，說是：曹錕、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馮玉祥只算是第三級。筆者却覺得大有推戴的餘地。因為曹、張、吳、孫、張諸人，在北洋軍閥中的地位量及其對國家所發生的影響，實在相差很大，各有千秋，殊難等量齊觀都列為第三級。不過他們幾人有一個相同之點，那就是他們都是澈頭澈尾的北洋軍閥，始終是國民革命要打倒的對象。馮玉祥則不同。他當辛亥武昌起義的時候就會聯絡同志，密謀響應。民國五年護國討袁之役，他在敘府，與蔡錫將軍，議和罷兵，有助於推翻帝制的成功。七年二月在武穴通電主和，實質上響應了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護法運動。十

三年十月，他聯合發動了「首都革命」，正式參加國民革命的行列。從此成爲在北方的國民革命軍的主力，搗毀了北洋軍閥的心臟，改變了擾攘多年，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全盤局勢。使得操持國政很久的北洋軍閥，由瓦解而覆亡。他們當時宣稱「完成辛亥未竟之功」，事實上似乎不容否認。在會師北伐的幾年間，馮部稱雄中原，舉足輕重，擁護中央，奠定全局。十九年中原大戰，因素複雜，影響深遠，是馮氏一生中的大敗筆，自然有其應負的責任。他戰敗釋兵，入山修省。二十四年，國民政府初次任官（軍官），念其前勳，明令任他爲陸軍一級上將。（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爲特級上將。一級上將共有八人：依次爲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唐生智、陳濟棠。）廿五年一月，出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蔣介石任委員長。馮另一副委員長是閻錫山，閻在山西主持軍政，馮



馮玉祥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時的照相

氏經常在京)，對日抗戰之初，馮玉祥一度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在津浦鐵路北段沿線地區，指揮作戰，以後供職中樞，一直到抗戰勝利，奉派赴美國考察水利為止。

就馮玉祥的一生經歷來看，把他列在北洋軍閥的首腦羣中，似乎有待斟酌，至於是第幾級，那就更不用說了。

出身寒微連跳三級

馮玉祥的祖籍是安徽巢縣。滿清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佔領江淮沿岸各省的廣大地區，與清軍往復拼鬥。戰火所到之處，地方大受糜爛，人民不堪其苦，相率逃亡。馮玉祥的祖父，攜同家人，隨衆向北方流徙，到河北保定落戶。馮氏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出生，幼年時因為家貧失學，給人幫傭爲生。十五歲（一八九六）投効淮軍當兵。在「好男不當兵」的長久積習之下，兵弁的素質，一般的都較差，軍中的行伍，絕

大多數是不識字的老粗。兵營中積習相沿，風氣也不太好，有事時出陣打仗，無事時游手好閒，根本無所謂訓練。

馮玉祥出身寒微，力求上進，他把領得的餉銀，多數奉獻給營區附近的算命先生，請其教他識字讀書。以後隨着時間的累積，刻苦自修，學識日漸豐富。中年以後，能寫一筆很像樣的字，行隸均佳，隸書學曹全碑，筆力遒勁。也常作打油詩，標新立異。對衆講演，尤能抓住聽衆心理，很具說服力和煽動力。

馮玉祥當兵不久，即入北洋武備小學，未畢業就加入袁世凱所編練統率的武衛右軍，這是馮氏參加北洋陸軍的開始，因為他表現出色，十九歲（一九〇〇）即在第九鎮（師）升任哨長（排長）。

旋又先後進入天津陸軍講武堂及保定軍官速成學堂。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調升第六鎮第十一協（旅）當哨官（連長）。第六鎮（師）是北洋陸軍的嫡系核心部隊，以後因爲調整番號，改爲第三鎮（師），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吳佩孚諸人，均曾擔任過該師師長。馮玉祥奉調到第六鎮（師），算是打入了北洋陸軍的核心。他自十五歲入營當兵，二十四歲升任哨官（連長），升遷之速，在當時並不多見。因爲軍隊在打仗時，如果建立特殊戰功，每有逾格超擢的情事。而在平時，則須依資序，論成績，逐步上升。馮氏在北洋陸軍編練初期，能得到這樣快

速的升遷，可見其成績的優異。

三度傾向革命大業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馮玉祥在北洋陸軍第二鎮（師）第八十標（團）第三營任統帶官（營長），駐防冀東之灤州。聽說武昌起義，即聯合第一營統帶官（營長）施從雲，第二營統帶官（營長）王金銘，密謀響應革命。并勸說該鎮（師）統制（師長）張紹曾出面領導，以資號召，共成大事。不意張氏表面答應，內心却有顧慮，竟於商談之間，藉故乘馬飛馳而去。馮玉祥立即跨馬急追，至四十華里以外，將張追上。就在此時，僞裝參加革命的巡防營統領（團長）王懷慶，却以開會爲名，將施從雲、王金銘及馮的代表幫統官（副營長）某，誘往該營，均予槍決。此乃北洋軍官爲革命而犧牲的第一批。以後民國二十五年二月，馮氏出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曾經呈奉國民政府核准，於北平西山修建灤州革命烈士衣冠塚，山東泰山樹立灤州革命烈士紀念碑，以垂永久，而昭忠魂。却說馮張當時正在途中，聞訊後即行逃亡，保住了一條性命，但馮氏却被清廷下令通緝。這是馮玉祥第一次傾向革命。

後來民國建立，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以其親信陸建章爲軍政執法處長，并令編練「左路備補軍」。馮氏與陸有姻親關係，乃往北京投靠，陸任他爲第二營營長，此爲馮軍成立之始。馮玉祥長於練兵，這時他把全副精力，貫注於新編成的第二營。凡關官兵的體能、學科、術科等，都施

以極嚴格的訓練，特別重視士兵的識字教育。他手編「軍人精神書」、「士兵須知」等，教官兵研讀。另編了幾支軍歌，如「戰鬥動作歌」、「射擊軍紀歌」、「站崗歌」等……把士兵在戰場上和履行各種勤務時，應該知道的各種注意事項，用極通俗的詞句編成歌曲，教官兵們歌唱熟習，實踐力行，其效果比較苦讀死記條文，來得容易而顯著。經過這樣的嚴格訓練，在左路備補軍的五個營中，第二營的一切成績，都列前茅，大大得到上級的重視，給馮玉祥以後的飛揚發展，奠定了良好而結實的初基。二年八月，第二營擴編為警衛第一團。三年二月，再擴編為第七師（師長陸建章）第十四旅。在短短的兩年中，成了三級跳的飛躍發展，可以說是奇蹟。旋隨陸建章開往陝西，這是馮軍第一次進入西北。到陝後改為陸軍第十六混成旅，雖仍歸陸建章指揮，但已成為直屬中央的獨立部隊。因為追剿悍匪白狼，曾進駐甘肅東南的崇信縣。他的進軍目標，本來是蘭州，却因白狼匪股由甘東竄，中途奉令回師開陝。四年春，袁世凱陰謀稱帝，特派陳宦帶兵入川，督理軍務兼攝民政，以經營大西南。陳宦因為第十六混成旅素質精良，指調入川，加強他對西南的兵力。五年春，雲南護國軍起，深入川西。袁軍第四混成旅伍禎祥部迎戰不利，一觸即潰，敘府失守。馮玉祥奉令增援反攻，將敘府攻克之後，頓兵不進。即派蔣鴻遇，張之江兩人，去見蔡松坡（鏞）將軍，密議停火。蔡氏立予同意，并派羅佩金見馮報聘，雙方即締和罷戰，馮軍撤出敘府，仍由護國軍進駐，彼此均不再前進。

當敘府攻克之初，袁世凱大為高興，對馮玉祥特加優獎，多方籠絡，令將第四混成旅和第十六混成旅合編為第五師，任馮為師長。又錫封馮為三等男爵的世職，以示榮寵，馮對此都一一堅辭。這是他第二次傾向革命，有助於反袁護國的成功者很大。

國父欣慰致書嘉勉

不久袁世凱死，討袁戰事結束，北軍退出四川，馮部調駐平津間的廊房。國務總理段祺瑞，對馮在川西的表現，大為不滿，免除了他的旅長職務。民國六年，張勳扮演復辟醜劇，段祺瑞在馬廠誓師討逆。馮玉祥獲准復職，參與其役，與李長泰師肩肩作戰。他率部急進，首先攻入北京，救平大難。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迷信武力，毀棄約法，解散國會，妄想以軍事行動，統一全國。於是 國父在廣州號召護法，與師北伐。湖南、江西、福建各省，均為進攻的目標。北京政府所任的福建督軍李厚基，兵力較弱，不能支持，段祺瑞令派馮玉祥率部增援。六年十一月，開到浦口，託故不行。七年二月，又奉令援湘，沿江西上，到達湖北武穴，停止前進。馮玉祥突然發表通電，主張和平，呼籲南北罷兵。電文中曾說：「元首力主和平，討伐令均係出自脅迫。」這就是當時為南北雙方共所重視的「武穴主和」，此乃馮對北京政府的公然背抗，也是他第三次傾向革命，可以說對於 國父領導的護法運動，作了有力的響應。這固然因為北京政府的兩大派系——直系馮國璋、皖系段祺瑞，主和主戰，意見

不一。馮玉祥接近直系，有其強力後盾，所以敢作如此露骨的主張。但以一個小小的旅長，在北洋軍閥的陣營中，居然冒此大不韙，其眼光和勇氣還是值得稱道的。當時段祺瑞大為震怒，又下令免除他的旅長職務，并且明令討伐。經過有關人士奔走疏通，段氏復准馮留任，嚴令他迅速渡江南攻。其時張敬堯、吳佩孚等部北軍，大舉入湘，張敬堯被任為湖南督軍。馮玉祥也於是年五月，率部進駐湘西常德，馮奉令兼任湘西鎮守使，開始了他另一重要階段的練兵生活。

當馮玉祥「武穴主和」的通電發表之後，國父在粵聞訊，大為贊賞，曾致書馮氏有所表示，原文如下：

「煥章先生執事：閱報見執事巧電，熱誠護法，努力救國，不勝為民國幸。昨冬以降，南來國人，無不盛稱執事為愛國軍人模範，對於時局糾紛，力任救濟，無任渴慕。徒以雲海際隔，不能時通聲息為歉耳。比者徐君季龍（按係徐謙的別號）來粵，又詳述執事救時苦心，當茲國難方殷，端賴鼎力主持。惟此次亂源，發於蹂躪國會，根本解決，舍恢復國會而無由。務望內察國難之原因，外究世界之趨勢，以恢復舊國會之主張，明白宣示全國。瀕危之民國國脈，得主持正義如執事者扶持之，俾免於亡，則國民必感偉功於永久矣。臨筆神馳，不盡欲言。專誦教安，諸維亮管不宣。孫文三月四日」

練兵嚴格別有一套

馮玉祥練兵以嚴格著稱，他在湘西駐防兩年多的安定環境中，便以全力埋頭練兵，十六混成

旅原來共有三個團，在常德增編了一個團，共為四個團，由張之江、鹿鍾麟、張樹聲、劉郁芬等分任團長。另外又編組了一個教導團，由鹿鍾麟兼任團長，負責幹部的訓練，以提高他們的學術水準。同時加強士兵的識字教育，澈底掃除軍中文盲。對於各種學術科，教練特別認真。尤其是體能，射擊及野外勤務，更是無間寒暑，不分晝夜，冒着惡劣天候地形，近乎殘酷的加強訓練，以適應戰時各種情況的要求。又成立一個英文班，一個日文班，叫副營長以上的軍官佐（那個時候的軍中幹部，分為軍官軍佐兩類。帶兵及主管作戰訓練的參謀人員，謂之軍官。軍需、軍械、軍醫及文書人員，謂之軍佐。合稱為軍官佐。）一律選擇參加，學習外國語文，馮氏本人選習英文。另外又買了許多新書，責令幹部們研讀，尤以蔡松坡（鏢）將軍輯註的「曾胡治兵語錄」，必須精讀熟記。馮氏常抽考他們的筆記心得，或令其背誦講解，以測驗其用功領會的程度。這整整兩年多的精練，把官兵的學術水準，大大提高，使得十六混成旅的基礎，更加紮實。馮氏個人對於國民革命及國家大事的瞭解也更多，思想眼光，都有很大的進步和轉變。這對此一部隊以後的擴充發展及其動向，關係十分重大。北伐期間，担任馮馮軍總部參謀長，代理陝西省主席的西北軍宿將來台後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的石敬亭，在其未刊行的自傳中，曾盛稱「常德時期為西北軍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抗日名將劉汝明也說：「十六混成旅在常德駐軍兩年，軍民相處的非常愉快，我們的訓練也循序漸進，為後來奠立了

良好的基礎。」

民國九年，前任湖南督軍譚延闓，捲土重來，驅逐北軍。張敬堯不支敗走，吳佩孚率部北撤。七月，直（曹錕）皖（段祺瑞）戰爭發生。馮部奉令離湘，移駐豫南信陽一帶，準備作戰。十年六月，勝利後的直系，發表閻相文為陝西督軍，率領其第二十師入陝，驅逐依附皖系的陝督陳樹藩。陳樹藩抗命稱兵，雙方在潼關附近激戰，閻相文數戰不利，毫無進展。吳佩孚乃調馮玉祥西開增援，這是馮玉祥第二次進入西北。他在西進途中詠詩，曾有「青山點頭向我笑，好似歡迎故友來」之句。馮軍本來善戰，他與陸建章又是親戚關係，民元成軍，出於陸氏培植，所部軍官，多與陸有深厚感情。民國五年，陸被陳樹藩驅逐，攜眷離陝的時候，曾遭受陳樹藩部下的洗劫和污辱，馮部對陳，頗多銜恨。此番入陝作戰，得有對陸建章報仇雪恥的機會，所以行動極為迅速，作戰極為勇敢，很快的便把陳樹藩打敗。灞橋之戰，宋哲元尤為奮勇，打垮了陳的主力。從此以後，宋便脫穎而出，漸躋於馮部的「五虎將」之列。

轉戰陝豫「坐北朝南」

閻相文進入西安，就任陝西督軍。以馮部作戰有功，便報請北京政府，把十六混成旅擴編為陸軍第十一師，升馮為師長。下轄第二十一、二十二兩個旅，由李鳴鐘、鹿鍾麟分別担任旅長，張之江、宋哲元、劉郁芬、孫良誠等分任團長（另外兩個團長姓名待考。）至此，馮部乃成為北洋陸軍建制中的一級單位——師之一，對於戰局

和政局，漸漸的發生重大作用了。十年八月，由於各種因素湊成的壓力，閻相文無法承受，這個剛到任的督軍，突然自殺身死，由馮玉祥繼任陝督。在短短的兩三個月月中，馮氏由旅長而師長而督軍，又是三級跳的升了官，而且封疆開府了。當時在陝各軍，如劉鎮華、吳新田等部，均向直系投靠。唯一與北京政府（不論直系、皖系）作對的，就是陝西靖國軍。馮玉祥對於靖國軍，除了誘殺其第一支隊司令郭堅（郭部實力較強，紀律欠佳）而外，并未採取武力解決的途徑。一方面加強壓力，一方面派人誘和，結果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棄軍離陝，胡景翼接受改編為陝西陸軍第一師，另兩個獨立旅。靖國軍的名號，從此消失。十一年夏，直（曹錕、吳佩孚）奉（張作霖）第一次戰爭發生，馮率所部及胡景翼部，離陝開豫，助直攻奉。十三年冬，直奉第二戰發生，馮、胡及孫岳等，聯合組織國民軍，發動「首都革命」，正式加入了國民革命的行列。在此以前，馮玉祥所部雖屬北洋陸軍的正規部隊，但却傾向革命，屢作贊助或響應革命的行動，所以有「坐北朝南」之說。從此以後，乃以真面目從事於國民革命，揭開其歷史的另一頁了。

以上簡單說明了馮軍初期成長的過程。因為與國家大局關係不算太大，所以僅僅概略的提出其重點。下期將就馮軍正式參加國民革命的行列及其被稱為西北軍，以西北為根據，東出中原，會師北伐，完成統一，對於國家所作的貢獻和不利影響，就可能蒐集到的資料，作一比較詳細的敘述。（未完）